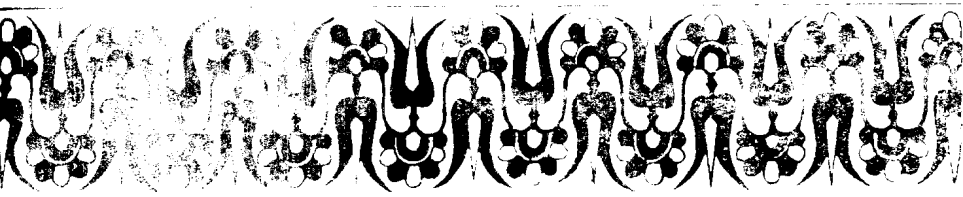


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

# 恨不相逢未嫁时

刘云若 著





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

# 恨不相逢未嫁时

刘云若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恨不相逢未嫁时**

刘云若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5/8 插页2 字数183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

---

ISBN 7-5306-0049-4/1·49 定价: 2.45元

## 出版说明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曾盛极一时，涌现出一批通俗小说作家。他们的许多名著，当时即改编为电影和剧本，在群众中颇有影响。

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旧中国的都市生活。有爱情小说，掌故小说，怪诞小说，滑稽小说，讽刺小说，幽默小说，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等等。大都以细腻的笔触揭露了豪华堕落的上层社会的种种丑闻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腐败，同时也刻画了下层社会众多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形象。当然，这些作品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堕落，揭露得不够深刻，对那些色情凶杀、诲淫诲盗、伤风败俗的社会劣迹，抨击得不够有力，但它确是黑暗社会阴霾角落的一个缩影，从而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早已消逝的旧中国形象。因此，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一个方面，在中国新文学浩瀚的长长画廊中，也应为它留下一块小小的位置，使读者从中增长见识，一开眼界。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的缘起。

H678/26

这些作品大都有中国传统小说的“志怪”和“传奇”特色。故事曲折离奇，情节生动感人，悬念引人入胜。既有辛辣的讽刺，也有幽默的夸张。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免不了掺杂一些程度不同的糟粕和粗俗。尽管如此，批判地系统地研究一下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得失，对繁荣和发展当代通俗小说是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很多的。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失散较多。现已搜集到的都是名家的代表作，除少数几部作品外，大都为解放后第一次整理再版。

这些作品大都是章回体旧派小说，既无标点，也不分段，且原稿笔误讹错甚多。现经过重新标点、分段、校正讹错后，将陆续出版。编者孤陋寡闻，水平有限，编选若有不当，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6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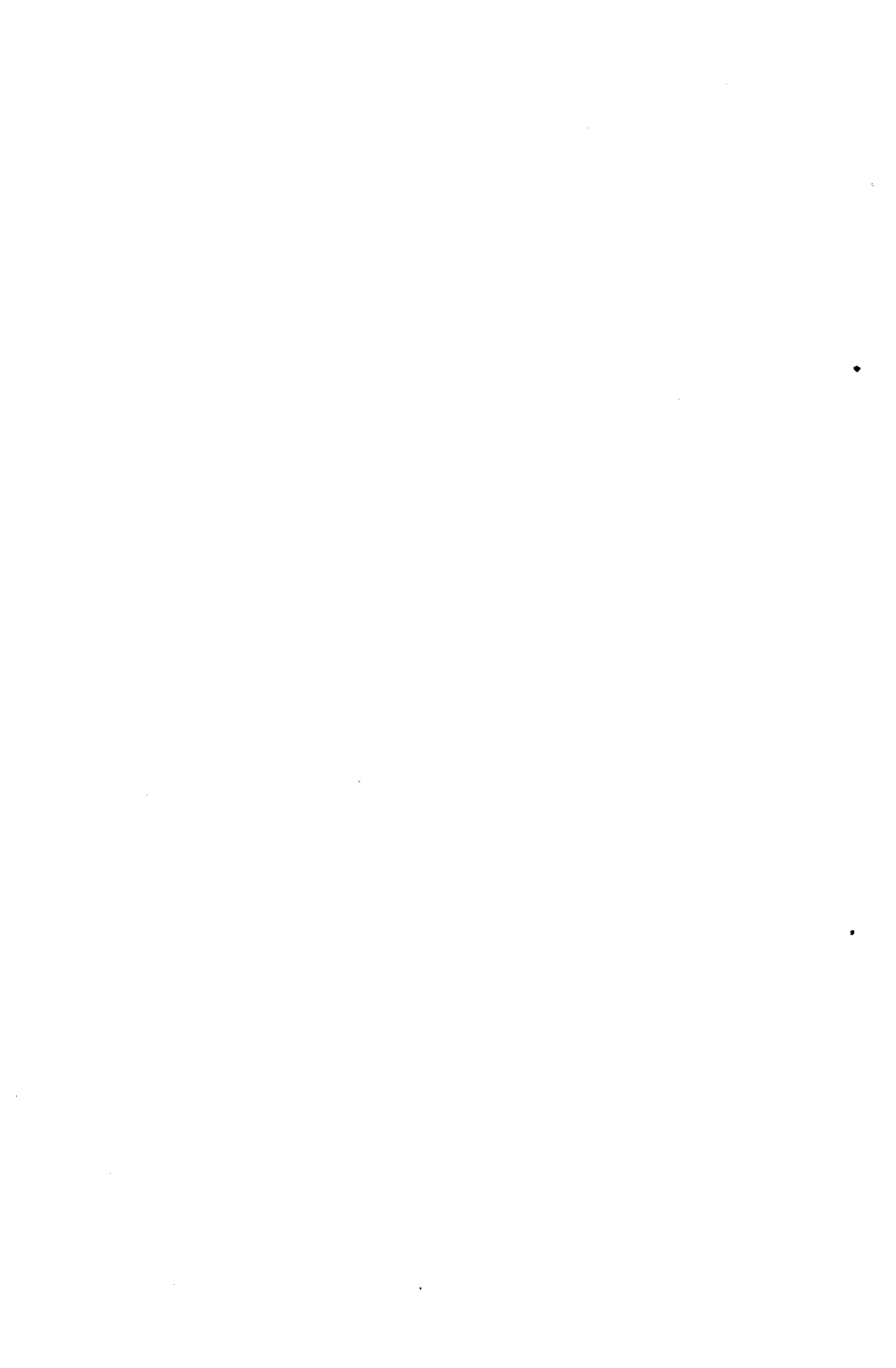
# 目 录

## 恨不相逢未嫁时

作者自叙 .....	3
第一回 衣锦人归风声动闾里 还珠曲唱梦影落繁华 .....	6
第二回 小楼花月夜叱莺嗔燕 大道战争场劫莲捣麝 .....	38
第三回 碧巷骑双车香尘迷路 红楼窥半面止水生波 .....	92
海誓山盟 .....	157

# 恨不相逢未嫁时

(原名《旧巷斜阳》)





## 作者自叙

《旧巷斜阳》将要出版了，书局方面请我作一篇序。这是应该作的，然而我感觉没什么话可说，因为本书在报端刊载的期间，已有许多读者为之批评讨论。一切微言大义，差不多都已被诸公说尽，所以轮到我说时，就剩下零星琐碎的东西了。

《幽默》杂志、论语社都有一条社章，是“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这是对的，卖瓜的谁肯说瓜苦呢？但是我觉得自说瓜苦，固然违心，自夸瓜甜，也应该打嘴。为避免违心与打嘴，只可尽卖而不吆喝。这是我自己的社章。但为自己的书作序，好象也是吆喝之一种，这又遇了困难；吆喝瓜甜，打嘴之外，还怕红脸；吆喝瓜苦，书局血本有关，必不赞成。无可奈何，只好抛开书的本身不谈，而只夸这《旧巷斜阳》一部，在我一切作品中，是比较最有好运的书。

这小说最先刊于本市《银线画报》，只写了半年有余，便遇到当局取缔报纸。我写稿的报纸，有四家废刊，

也就是四篇小说遭到“永远续稿未到”的命运，但是和具有十年友谊的《天风报》却改为画报，社长沙大风先生奋起振作，把四篇中断的稿，全行移到《天风》。我认为无此先例，无此情理，而且四篇之中，有两篇我自己也认为无须续撰，只《旧巷斜阳》、《续小扬州志》还有完成价值。但是我在《天风》原写着一篇《情海归帆》，一报之上，刊载一人的三篇作品，虽或有吸收之效，总觉不妥，就劝大风任选一篇去，和《情海归帆》配对。我的意思，认为《小扬州志》因有前集行世，较受读者注意，而且《旧巷斜阳》在当时初起炉灶，主角璞玉尚未崭露头角，而《小扬州志》中的主角，却写得悲惨深刻，布局也颇费过心思，所以主张他用《小扬州志》。哪知大风经考虑商量，过两天再来，竟选择了《旧巷斜阳》。这就好比两个女子同时待嫁，而《旧巷》有了婆家，这是它的初步幸运。

稍迟之后，《小扬州志》也有了主儿。于是两篇小说中的故事，一同向前发展，最妙的是两篇中主角，都有极度悲惨的命运。在我自己，感觉着《小扬州志》的主角，比《旧巷斜阳》的主角璞玉写得更为曲折紧张，更容易得人同情。但任她呻吟婉转而没人理睬，好似落到阴山背后，而《旧巷》主角璞玉竟会引起了如许的善心人的惦念。除报端的讨论文字不计，居然有些先生太太起了幻觉，把她当作真的活人，直接间接对我作拯救她的交涉。最可笑的有几位资产阶级太太，竟使用了贿赂手段，说倘然在去岁年底能教璞玉脱离苦海，我足可过个很肥的新年，连拙荆

也许落一套日月团花袄、山河地理裙。可惜一时掉不转笔头，以致失却发小财机会，反而因璞玉受了许多委屈，先生太太小姐们，把我摒出游宴算回礼，厉行绝交，宣讨惩戒；或是写信斥骂，电话恫吓，以及吃饭合谋灌酒，打牌暗算输钱。又有若干人联名警告，限期救出璞玉，若再逾限，将全体拒看我写小说的报纸。这真使我惊讶璞玉何以人缘如此之佳，势力如此之大！她虽在书中受苦，然而能有这样际遇，可谓不虚此生。就因为她的有人缘势力，所以我至今写到她的真实归宿，一般关心礼教的先生，很多通函主张使璞玉重归盲夫，宁可落寞以终，也要为世道人心之劝。我很想接受，但顾虑着另一个对她溺爱过深的慈善家，不能允许，故而尚在踌躇难决，几乎愁白了头发。真不知璞玉前世何修，今生何幸，得到这般幸运。

于此，璞玉的幸运，已泽及《旧巷斜阳》，使它博得较多的读者，更希望她再把幸福发给发行的书局。

末了，还有需要向读者道歉的：鄙人文债渐积，日少暇略，兹编匆促出版，未及核实整理，情节参差，字句讹误之处，当然难免，惟祈请读者特别垂谅。异日得暇，当尽力补过盖衍，以报我十余年的旧知己老饭东也。

又此，本书出版，因去岁遭水，存稿遗失，无法寻觅，几致停顿，幸蒙刘蓬岛、陈季珊二君热心相助，慨然以旧存合订本见赐，始得完成。又有于在澎老弟代为奔走，搜罗热忱，同为可感。谨于此敬致谢意。

## 第一回

### 衣锦人归风声动闾里 还珠曲唱梦影落繁华

话说在这正是深秋的清晨，料峭寒风似乎比冬天还冷。有钱的人向来对气候变化很少感觉，此际身眠锦帐，怀拥美人，自然不会知道这初寒的滋味。只有一般需要工作的穷人，清早行在街头上，把这冷风全部接受。他们不止因为尚着单衣，身上觉冷，而且想到寒衣尚陷于质库之中，不知是否有拯救出来的希望。再想天公已下了第一道警告，暗示转瞬便是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一道道的催命符相继而来，这无情的严冬，将要如何度过？想起去年所受的苦楚，连心里都冷起来。

在这时候，凡是穷人，几乎都有这种感想。但有一个地方虽然居民一样的穷，心里却不但不一样的冷，而且特别的倒发狂热。这地方在城西南大道的贫民窟里。那儿有条大酒缸胡同，短短的小巷，窄得几乎不能两人并行；巷内约有七八户人家，都是土房，内中只路西有一座较大的房子，屋顶上盖着碎瓦，墙上涂着青灰，虽也颓败不堪，但因为是巷中独一无二的瓦房，在一群土房中，就显得鹤立

鸡群，大有贵族气概。不单表面如此，实际上住在这瓦房里的人，也较贵族化。这巷中因完全住贫民，照例房租按天缴纳，土房每天一间只十五枚铜元，灰房一天却要二十八枚。由此可见这种房户的身份，竟相差一倍了。我这作书的有些势利眼，觉得那土房中人不值得一谈，才专把这笔墨伺候这瓦房中的人物。

这院中共有七个单间小屋和一个院子，中央秽土积成的小山周围，放着六具做饭用的行灶，表明这里住有六户人家。但并非有一间空屋，而立在院中称为首户的厨师黄三，因为在一家中学堂里包饭，进项很多，就独占了北面向阳的两间房子；在黄三旁边的一间，是卖鲜花的赵大头夫妇；住在东面两间的，一间是拉洋车的鼻子王，一间住着马寡妇。这鼻子王因为鼻子太大，所以绰号叫大鼻子，但不知道怎的被人把大字省去，简称鼻子。他原来在一家公馆当差，因和一个女仆勾搭上了，被主人看破，双双被辞，二人就赁房同居，鼻子王改行拉车，养活他的姘头。至于那马寡妇，却是一家小康人家的媳妇，丈夫死了不久，她空房难守，闹得名声很坏，公婆劝她改嫁，她又不肯，又加娘家没有亲人，公婆也是不明理的，就只图眼前清静，把她赶将出来，在外另住，每月给一点生活费。她又托人在恤嫠会补个名儿，每月领一块多钱，对付生活。她房中常有男人盘踞，据她对人说是娘家兄弟，但这兄弟却常常停眠整宿。因此，每惹黄三的老婆讥骂，马寡妇也不在乎。西面的一间，住着饭馆中跑堂的刘四，失业已

经很久，可是饱食暖衣，不露穷相，并且还聘请了一位在落子馆的教师教女儿唱戏。外面都说刘四在外头作了白钱，干着舐篋营生，但没人能够证实。刘四本人又成天嘻嘻哈哈，对街坊很活气，人缘即好，人们也就不必考察他了。另一间却住着姓韩的母女两人，母亲已是五十多岁，女儿名叫巧儿，年方十八，生得很有姿色。母女都给一家军衣庄做外活，颇能温饱。巧儿还有些积蓄，每月贴给刘四一块半钱，和他的女儿一同学习，因为天性特别聪明，已经学会好几出了。这是院中大致轮廓，先行表过。

再说这一天早晨，院中忽然特别热闹起来，比平常预备过年还要来得紧张。因为刘四有个外甥女儿，当日也在这院中随着刘四夫妇长大，十四岁会唱大鼓，十五岁进了班子就红起来；赚了两年钱，就遇着一户好客人，是什么路局的科长，看中了她，花钱娶去；她竟大有好夫运，嫁过不到半年，丈夫被调到陇海路去任职，她也跑去。一晃儿二年多，她丈夫已经升了处长，十分阔气。最近，她丈夫因有公事回到天津，她也随来住在旅馆。刘四听见信，跑去瞧看，那外甥女非常念旧，不但给了他很多钱，还要回到舅父家中看看儿时旧侣，就定在这天早晨九点钟来。院中邻居一听消息，立刻人心大为浮动，黄三、赵大头和韩家母女，都是院中的老住户，和那外甥女儿是熟人，脑中都以为那阔太太顺着手缝能掉金子，希望能从她身上得到好处；韩巧儿从小时和那外甥女儿常在一处玩耍，一起去捡煤渣，又亲见她脱下破烂衣服，换上绸缎、戴上珠翠，

一向在脑中有极深的印象，这时自然希望看那旧侣阔成什么样儿。而且就连向没见过那外甥女儿的新邻居，也似乎觉得院中来了贵人，于自己有无限光彩，盼望能够巴结上这阔太太，沾一点阔气儿。于是，满院里的人从昨天晚上听见刘四宣布了喜信，几乎全少睡了半夜的觉；赵大头的老婆逼着男人上当铺赎出来那件假华丝葛的大棉袄，赵大头正值手头没钱，又因还不到穿大棉袄的节令，只答应替她夹袄；他老婆因为这夹袄是斜纹布的，没有亮头，怕被阔太太看不起，直和赵大头吵了一夜。结果，赵大头在清晨便扛了仅有的两件棉被，上当铺去了。鼻子王的姘头，在前月因为丢了两根柴禾，和赵大头老婆打了个头破血出，一直仇人似的，没有说过话。但今日却因为想趁两朵白兰花戴上，好在阔太太跟前显显漂亮，便虚心下气的和赵大头老婆说了一阵好听的。哪知赵大头老婆记着前仇，给她来了个没面子，气得那姘头回去把鼻子王骂了一顿，逼他立刻出车，在九点钟前最少送回两角钱来。那马寡妇却从夜里自对镜子，把个徐娘脸儿用线绞得光亮光亮，但用力太重，竟把脸皮绞破了一块；又把头儿梳得紧紧绷绷，消消停停的早早熨贴好了十年前的嫁衣，从天刚亮就穿好了，在房里对着镜子左瞧右照，身上有个土珠儿也得弹掉，衣上有几个浅皱纹也必烙平；而且怕粉落了，每隔十几分钟便重擦一次，没到八点钟，她面上的粉已有半寸厚了；偶一皱眉，粉忽然成片的掉，她只好重加涂抹，再作端详。最后觉得毫无遗憾，可以教阔太太看得入眼了才罢休。哪

知无意中忽一低头，瞧见脚上一双青缎鞋竟沾满泥土，和地皮同色，便不由得大为懊丧，痛恨那冒牌的娘家兄弟，早就叫他买鞋，直耽误到今天还没买来，这可怎么好？为难半天，想出了一个主意，她拿了一个茶碗，到黄三家里讨些烧酒，想借酒的力量把旧鞋拭出本来面目，变为新鞋。

于是，马寡妇扭扭摆摆的做着向来穿新衣服逛街时卖俏姿式出了房门，穿过刘四一家人昨夜举行清洁运动的院子，才见院子中的垃圾土山虽然未曾消灭，却已收拾得有了样儿：面积缩小，高度增加，成为一座挺秀的山峰，不知在哪里寻来的许多桔皮和香蕉皮，还有只很大的螃蟹壳儿，整整齐齐堆在山峰顶上以为点缀，好象预备给贵客观赏，暗示此院中人也常吃这贵重东西。而且院内向来纵横错杂的有六个行灶，此际好似经了军法训练，都排成整齐行列，把灶口向着大门，现着迎迓来宾的模样；至于柴禾，也全捆结成束，倚墙成行而立，同作恭敬之状。马寡妇一心只在鞋子上面，无心观赏这崭新的建设，走到黄三住房门前便叫：“三嫂子，起来了么？”房内黄三嫂子才问了声：“谁？”马寡妇便推门而入，只见黄三的两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子，正立在地下，对着桌上一个直径四寸的镜子擦脂抹粉。因为镜子太小，二人都抢着要照，互相推挤，这个说：“我把胭脂都擦到下巴颊上了，你这小该死的还挤我！”那个就喊：“娘，瞧小臭儿把粉都抹去了，我的脸还不白哪。”那位黄三嫂子好似没听见两个孩子的纷争，她已经打扮好了：身上穿着五闪绮霞缎面的大羊皮



袄，袖子既肥且短，小臂上露着粉红色的卫生衣窄袖。在这时候穿皮袄，似乎还早两月节气，但黄三嫂只这一件压箱底的逛衣，今日宁可热得头昏眼晕，也要出出风头！马寡妇对于黄三嫂的大皮袄，好似知道神仙不是凡人做，虽然羡慕，却向来不作妄想的；但对那件粉红色的卫生衣，可垂涎了整个年头，和她那位娘家兄弟打了六、七场架，结果也没有到手。她此时一见黄三嫂宝衣上身，不由勾起了对娘家兄弟的恼愤，暗骂：那小子太没良心，下次来时，若不给我买件这样的卫生衣，再叫他上我的床才怪！想着就强忍着气，叫了声：“三嫂！”黄三嫂似乎听出她的声音，并不抬头，仍低头干着活儿。马寡妇搭讪着坐在套旁小杌上，忽瞧见黄三嫂腕上黄澄澄的放光，不由大吃一惊，暗想黄三嫂怎样又发大财，竟戴上金镯子了！再仔细一看，才看明白那黄三嫂左腕上果然带着黄色大镯子，而且灼灼有光；但右腕上的一只却拿在手里，只黄了半圈，另外半圈还露着原来的银质，黄三嫂正用金色的薄片向上面包呢！马寡妇才在端详，黄三嫂似乎不愿被人识破秘密，但即掩饰不得，只可抬头看了看马寡妇，心不在意的说道：“你倒打扮好了，真漂亮！这一来你娘家兄弟更离不开你了。”马寡妇听她又揭根子，心虽不悦，但因有求于她，只可仍陪笑说道：“您也早班啊，这会儿都收拾利落了，这是干什么呢？”黄三嫂翻了翻眼儿道：“咳，今儿不是刘家的阔外甥女儿要来吗？我从小儿瞧着她长大，总得要跟我说会子话儿，我昨晚上才想起手上这副白银